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檣杌萃編  
第二十三回 六親同運幕燕分飛 一夢荒唐轅駒息轍

那史五桂去打聽了一陣回來說道：「摘印是真，鎖拿是假。江西卻有個委員來說是為買軍火的事體，要追賠款項呢！」原來上年，全似莊經手買的軍火交到軍械所之後，當時沒有發用。這尚撫台練了一鎮新軍，把這槍配發那營裡領了去，不到十日紛紛繳回，說這槍不能用。撫台叫衛隊試了一試，果然有許多機開不靈，也有許多退不出殼子來，軍械所提調回說：「這槍是全太守在上海買的，又是全太守在九江府任上收的，都是全太守一人經手。」那位首府鄧幼樞太守又回了一句道：「全太守在上海買這軍火的時候，卑府剛出京路過上海，聽說其中很不實在，卑府因為事不犯己，所以沒有敢提。」尚撫台聽了大怒，那時還有兩期十幾萬銀子未付，依藩台同首府的意思就要扣著，叫全似莊自己去料理。尚撫台因為那合同是自己在藩司任上蓋的印，即怕洋人為難起來自己也拖在裡頭，就說道：「洋人那邊已經立了合同，那沒得說，只能照付，我們只有追著原經手的賠繳就是了。」鄧太守道：「款子大了，恐怕隔省不肯代為力追，似乎要奏一奏請直隸制台將全太守押回江西，才能望他清繳呢。」撫台就上了個折子，請將全景周先行革職，押解赴滬追賠。一面派了委員帶了詢文，請直隸總督派員摘印，交這委員迎解回滬，直隸制台見江西已經出奏，就委了委員摘印，又行司委員接署。恰好，這天折子也批下來，自然是著照所請。這兩個委員都是坐的火車，卻是昨天晚車到的，不過外額到早上才曉得。賈端甫聽了這信，也就趕緊過去看了他親家，全似莊道：「我這事有洋行合同，撫台、藩台的印信，瑞帥幾次的電報答應了才做的，我的腳步子很穩，我到江西還怕甚麼？」這委員卻催促甚緊，只得趕緊交代清楚，好在未經征公糧公稅的府缺，沒有甚麼糾葛。

全似莊交卸下來，這些幕友、家丁固然登時裡散，連他三位姨娘都跑了兩個，大約不限定為著老爺罷官，還多半為著小姐守節起見。全似莊到時候也沒有功夫追捕，只好聽他透籠拂瓦而去。同了委員帶著家眷回到江西，卻發交前府看管詢追，首府就發在經廳衙門管押在花廳上。問過兩堂。鄧太守是做此官行此禮，公然擺足了那問官的威勢，絕不似那在上海同吃花酒的神氣。可憐全似莊從前想這首府印沒有想得到，今兒反在這衙門裡聽審，不為座上主反為階下囚，宦海升沉真說不定。

這鄧太守審起案來，同那八股家的好手一般，句句是鞭辟入裡的，全似莊被他折磨不過，只好認了個「受人欺騙」情甘酌賠。鄧太守回了撫台、藩台，依鄧太守是將所買槍枝全數發還，令他繳還原價。藩台說：「那是萬做不到的，要了他的性命也無濟於事，叫他賠繳一半罷。」還是尚撫台到底同他做了多年堂屬，不免有點念舊之情。因為那些槍枝也還挑出些能用的來，也有些還可修理的，就酌量定了罰賠三成。這全似莊雖然平日掙的面子還好，並沒有做過甚麼肥缺，就是那年買軍火，也不過照例沾潤了點兒，還幫了他姪兒一千銀子的引見費，所以宦囊也甚有限，羅雀掘鼠，僅僅繳了一半，那半萬交不上來，只好坐在經所衙門等死。那鄧太守還不時要提他上去摧摧，把這麼一位最要面子、最愛乾淨的全太尊，竟弄得垂頭喪氣垢面無顏。

他那位玉抱小姐天生純孝，要學那緹縈救父的故事，自己用貞女名上了一個稟帖，情願自己代父管押，求把他老子放出來慢慢清理，撫台看了也動了動心。那又是個六月萬壽的日子，在朝賀的時候，撫台就同首府說起這事，旁邊就有一位道台說道：「聽得這位小姐是望門守貞的，現在又有這番孝心，真是可敬。這全太守也押了近两年，似乎應得成全他呢？」這鄧太守最惡是他辦的事，人家在旁邊說好話，聽了這道台的說話心中不大舒服，當時因為各位上司都在面前，不好意思說甚麼。

回到衙門就請老夫子辦稿，要傳這位全小姐來，像那回驗華紫芳的法子驗他一驗。老夫子道：「那華紫芳是被人控告犯奸有案，驗他一驗還沒有甚麼不可，這人家好好的一位小姐，怎麼能傳來驗呢？那是萬萬做不得的。」

鄧太守一想這話也還有禮，然而心中的憤氣總不能消，到底傳了南昌新建兩縣來吩咐道：「這全小姐我風聞他曾經逼死過他老子的一個姨娘，其中曖昧也不得而知，他卻還要自稱貞女，在撫台那裡亂上稟帖，你們可傳話與人，以後他再自稱貞女，我可要傳來驗的，果然是貞，不但他老子我替他想法子放出來，還要請撫台替他奏請旌表，若驗出來不是貞，那我可要追究姦情，照婦女犯奸的定律去責杖，當官嫁賣的。」兩縣把這話傳了出來，你想，這位全小姐，無論他貞與不貞，怎麼肯到這南昌府堂上去讓他驗呢！只好把那貞女的總牌匾旗息鼓的收掉了。後來，幸而這位鄧太守害了搭背爛見心肺而死。

全似莊的案子才得模糊下台取保出來。這鄧幼樞雖然秉性殘酷，卻於「財、色」二字上絕不苟且，應得的錢他也要，並不矯激鳴高，也有幾房姬妾，也曾選包徵歌，卻都是正大光明，並不托詞掩飾。他的兒子潤卿中翰，也是舉人出身，這時已經補了缺，交訖之後，扶柩回籍。與范星圃同是《酷吏傳》中人物，似乎收稍結果還略勝一籌。這皆是以後的話，不過省得將來補敘，所以提前說一說的。

再說那賈端甫看見全似莊出了事，這張全的事體若去找別的官府是要打官話的了，其中可有許多窒礙，只得叫他女婿史五桂去開導他道：「兩下裡到底是多年主僕，彼此很有點交情，不犯著因此決裂，若是肯把女兒送進去，自然是當親戚看待，要是不願意把女兒送進去，也未嘗不可，多少送點賠奩為你女兒將來出嫁之用，那個折子存據你可得交還的，他到底是做官的人，萬一勢動官府，恐怕要吃他的虧，而且他在上海托人向那銀行裡說明止住了，那折子存據也都成了廢物。」張全道：「我雖是個家人，我的女兒可不肯把人家作妾，他那種高親我也不願意仰攀，他要送賠奩我多謝，他的女兒破了身，他好意思拿出嫁你，我的女兒破了身，我可不好意思拿去嫁人。」

至於那個銀行的存據折子，我本要想還他，並且他這些銀子的來路我還有篇清帳，也要交與他，但是在這裡卻不便交付，我們到刑部衙門，或是都察院堂上當面交還他罷。他講他是個官，我正想同他一起去見見官呢！我女兒是有婆家的人，這肚子是他的，有他的親筆憑據在我手裡，我只要拚著我女兒一死，他是個做桌台的，問問他職官奸淫有夫之女因而致死，是個甚麼罪名？這不是有榜樣在嗎，恐怕他就不像那漢陽府的增大人，也得像那江西桌台的范大人，那時候，恐怕他的錢要不到，倒反連他的官都送了。我因為同他是將近二十年的交情，不肯下這個辣手，叫他放明白些，看破點兒就此罷手，我也看著面上不來同他為難，總算我拿女兒的身體買來的，我就忍氣當個烏龜，他要不知足，或是去告官，或是去銀行裡攔阻，那就是他自討苦吃了。」史五桂也無可如何，而且聽了那女兒破身不破身的話，尤為戳心，也不好意思再同他說甚麼，只好回去據實告訴他大人。賈端甫聽了這話怎不動氣，但想起那增朗之同范星圃的事體，卻也真有些害怕，萬一他真個鬧起來，有真藏實據在他手裡，叫我從那裡辯起，不但功名保不住連這一生的清正名聲都毀掉了，只好忍著這股氣咬咬牙丟開手。那張全卻消消停停的帶著老婆、兒女動身到了天津，恐怕賈端甫不死心到上海銀行裡去做手腳，就在天津兩家銀行拿存據折子去商量，說是主人有急需要在這裡提用，兩家銀行看了折據不錯，又打電問了上海銀行，復電來說數目相符就照數抵付。張全就把這八萬銀子，連他自己積存的兩萬多銀子一起，另托票號匯到上海，預備將來在上海、揚州做點事業，娛此暮年。

天下的事總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。那曉得他在天津偏偏撞著了那個柏義，問起他的蹤跡，柏義說是在德丹衙門站了兩年，很賺了幾文，要想回家娶妻置產。張全見了他固不免眷念舊情，小雙子看見了更是如獲至寶，就同父母說明要招他為婿。張全因為這家私都靠他賺的，又答應過讓他自己擇婿，此時不能違拗他也就答應了，在那旅店之中雖未明諧花燭，卻已先續舊歡。

柏義同小雙子在那枕邊細談別後情形，小雙子自然盡情相告，柏義聽了那賈太太為他相思殞命，賈小姐為他失節敗名，都不大放在他心上，倒是聽見他們發了這一筆大財，不覺怦然心動。

過了兩天上了輪船，柏義想：這張全是個奸猾不過的人，這筆錢在他手裡萬萬弄不過來，除非他死了，我才能安享，但是他年紀又不老，怎麼就會死呢？也是應該劫數，那天夜裡天氣昏黑，張全到船邊解小手，柏義看見張全出來，就悄悄的跟著他，看他才扯了褲子，就出其不意在背後用力把他一撮，就從欄杆上一個倒栽蔥跌下海去，幸虧張全是自認做烏龜的人，登時就有他那些種類

手舞足蹈前來歡迎，替他穿上盔甲，領著見龍王去了。這船上聽見撲通一聲，就有水手拿燈來照，那柏義大呼「快救人！快救人！」船上大副也來了，艙裡有多少客也驚醒了來看，只聽見柏義哭著喊道：「快放舢板，我的老爺解手失足跌了下去，快點救人，人命要緊，求求你們做做好事罷！」

那大副不懂他的話，恰好買辦也來了，郝氏母女聽見，也都哭了出來，柏義只吵著要放舢板，那買辦說道：「這時候莫講不能放舢板，就是放了舢板，這樣大風大浪他下去了，這麼半天知他淌了多遠，那裡去救？本來輪船上要小心些，這海裡風大，總有潮水泊上來，板是滑的，這也是他的命數，你們到上海替他設位罷。」柏義還是痛哭急的要自己跳下去撈，郝氏母女看是沒法，倒反把他勸了進去。到了上海租了房子，替張全設了靈位哭祭一番，柏義也很盡半子之禮。郝氏母女都甚歡喜。

柏義想小雙子是個水性楊花的女子，比我小了二十多歲，再過兩年看我老了，我同他又不是明媒正娶的花燭夫妻，上海軋折頭、折拼頭事體很多，萬一他心上另外有了人同我折開那時他的銀子還是他的，我一點兒沾不到光。況且張全還有個兒子也是要爭的，難道好再弄死他不成？古人道「先下手為強」，寧我負人毋人負我。想定主意，就同他母女商量道：「我們這些銀子，若要回了家置田產呢，我們出身低微，人家打聽出來要欺負的，看那部北楊家、揚州陳大腳家不是被人家制住了麼。要做生意呢，我們卻不在行，我聽見江西九南鐵路指日就要造成，將來利息很大，而且穩穩噹噹靠得住，不如附他十萬股子，就是年息也夠我們用了，將來的紅利更是生生不息的，你們的主意如何？」這母女二人有甚麼主意呢？而且女兒的身體都是他的，這樣年青美貌的女子陪他睡著，這樣的家私任他享用，他還有甚麼不足，想來他也不會有什麼壞心，就說道：「你見的大約總不錯，你說怎樣就怎樣罷。」柏義道：「那麼得我自己到江西去走一趟，款子大了托人不放心。」他母女道：「那也好。」小雙子還叫他買些夏布回來做帳子。柏義就收拾動身，托三晉源把銀子匯去，那曉得他也同那毛升一樣，一去竟如黃鶴，不但小雙子拿身體換來的那八萬銀子入了私囊，就連張全一生辛苦積賺下來的一點老本，都被他順帶而去。這裡小雙子不久分娩，卻是一個女兒，可是賈臬台真種。盼著這柏義急急的，青鸞信杳，黃犬音乖。家裡存的現銀看看盤繳完了，開門七件濟濟不支，自然也只好還靠那小雙子的兩片皮膏作個餬口之計，恐怕賈臬台的那點骨血，將來也不免女傳母業呢。據說那柏義到漢口拼了一個擋子班裡的女的，合了一個班子在漢口一帶唱戲。後來，那女的又同一個武小生拼上，被柏義撞見打了一頓，那女的同那武小生商量著把他謀死，因為沒有屍親控告，也沒破案，所以不知其詳。

那賈端甫被張全弄的人財兩空，計無可施，只好帶了女婿女兒趕緊收拾進京。幸喜有他把弟范星圍匯進京的一萬銀子可以暫時挪來用用，後來還他沒有？也就不得而知。做的皮風紅裙，三天後居然送來，只好便宜他的女兒。賈端甫到京之後，就到宮裡請了安，召見的時候，問了浙江、湖北的地形，他一一回奏。曉得這位兩湖總督蒂固根深，同他是夕卵石不敵，心裡雖然恨他，卻不敢說他一句壞話。他那女婿史五桂也照例行了見，費用不足，自然是賈端甫在那范星圍的一萬銀子裡撥與他用。這時候，任天然早由九江到了上海，在顧媚香家盤桓一個多月，到京又兩三個月了。因要打聽打聽范星圍、全似莊兩人的事，聽見賈端甫到京去拜了他一趟，賈端甫也來回拜，彼此都沒見著。那天有北京官替賈端甫餞行，有任天然在坐才得會面。談到范星圍的客死旅館，全似莊的解押追賠，不勝浩歎，賈端甫道：「天翁寶眷是不是還住在九江？」任天然道：「還在那裡。」賈端甫道：「好極了，星圍臨終的時候，有兩句遺囑托我同似莊替他錄出照辦。這回似莊自己遭了事，恐也沒暇替他料理。他有一位如君，寄住在九江，還存了六千銀子，無論他這位如君嫁與不嫁，都留與他，他這如君有了幾個月的身孕，遺腹生男那是最好，若是生女替他在族中擇一個繼，他有一萬銀子匯在京裡，將來留與他遺腹與嗣子的，這銀子我現在挪用了，將來由我歸還罷。我這回幸虧他這一萬銀子，不然竟動不了身。做過寧治台道、浙江鹽運司這樣美缺的人，連個陸見費用，到任盤川都沒有，你想可笑不可笑？我也總算官場最笨的人了。」任天然道：「廉訪的清名那是久仰的，處脂膏而不潤這是最難得的事。」賈端甫道：「我抄出來的遺囑，明天叫人送過來，費天翁的心，到九江時候找著他的如君交與他，再打聽打聽他遺腹是男是女。他的靈柩還在正定，似莊一走恐怕一時難得回去，只好再說罷。」任天然道：「星圍是教員，前後任的同寅，能盡力的地方無不盡力的。」次早，賈端甫把抄的范星圍遺囑叫人送與任天然，就同著女兒女婿出京到了陝西。史五桂帶著靜如小姐去稟到，賈端甫趕了隻身赴任。賈端甫初做官的時候，就說過他衙門裡不容一個官親，現在並妻子女俱無，而且真正弄得兩袖清風身無長物，天也成就了他的清正美名。他那恩師厲中堂待漏趨朝還有個愛媳侍奉，他那怨家增太守出塞還有個寵妾相隨，似乎還不至像他這般寂寞呢。

他的女婿史五桂，不但陝西公館有個在馬班裡討的如君，並一東昌家裡有個悍妒非常的正室，可憐賈靜如小姐那裡知道？到了長安公館，看見這個姨娘心裡甚不舒服，拿著太太的排場，要他來參見。那個姨娘名叫穿姐兒，說道：「家裡那個結髮的自然太太，那我不能僭他。這外頭討的自然同我一樣都是小不拘，他是甚麼出身？他既嫁了這有妻有妾的人，怎麼能不做小呢？論起來我先進門，他還要叫我好聽點才是，我不因他頂真他倒要在我面前充起太太來，他後討的充起太太，我早已應該要做太太了。」又問著史五桂道：「你在東弄一個也算太太，西搭一個也算太太，你到底有多少太太？我受一個太太壓制已經夠了，怎麼又有甚麼太太？他既算得太太我更算太太，先叫他拿見太太的規矩來見我再說。」賈靜如到這時候才曉得他家有正妻，就望著史五桂哭道：「我是何等樣人家的女兒？你卻奸騙了來做妾，我同你見官去。」這一出平醋的戲，史五桂實在難唱，好容易兩面敷衍著才得將就下台。賈靜如看鬧不出甚麼道理，也只得忍著氣暫做那似是而非的太太。誰知不到幾個月，陝西撫台在那分別舉劾人員折子裡，替這史五桂下了八個字的考語是：「卑鄙無恥，巧於鑽營。」下到這種字樣，那旨意下來大約沒有甚麼好處。史五桂見了電抄，只好帶著這兩位如君回那東昌鄉下。快到家裡的那兩天，那穿姐兒是嘗過這位太太的滋味的，心裡想：這回有這人頂著，我倒可以少受點罪了。賈靜如可還不知道厲害，倚著是臬台的千金，想那太太總得以太禮相待。到了家裡見了面，不肯以妾婦自居，嘴裡說聲「姊姊」，那位杜氏太太就拿著那又粗又大的釘把手，在賈靜如那又白又嫩的桃花臉上打了兩個嘴巴，罵道：「甚麼姊姊不姊姊，哪裡來的爛婊子，見了我都這麼大膽？」賈靜如到這時候，羊人虎圈也就沒法，那裡還敢回嘴，只好忍著淚改口叫了一聲「太太」，跪下去磕了幾個頭，那跟回來的家人，在外頭的這幾個月是兩位都稱太太的，他也總算知趣，向這杜氏太太問了聲：「兩位姨太太的行李放在那裡？」這太太道：「我們鄉下沒有甚麼姨太太，這個自然還叫穿姐兒。」又問賈靜如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賈靜如只得回道：「叫靜如。」

這太太向那家人道：「以後叫他靜姐兒就是了。穿姐的放在對面房，靜姐兒的就放在穿姐兒的房後頭那小半間裡。」這太太又望著他兩個，楞著眼說道：「你們還不去收拾你們的東西，還等人服侍你不成？」可憐賈靜如走到那小半間房裡一看，又黑又臭，一張柳木架子牀上鋪了幾根秫秸子，一張木杌。然而無法可想，只好把牀鋪自己鋪好，鏡箱之類放在那杌子上，箱子只得放在地下。到了晚上，外間房裡還有盞黑暗暗一根燈草的油燈，這間房裡連盞燈都沒有，只好黑坐。那穿姐兒要討這位太太的好，把靜姐兒的履歷背了個詳細，說：「他是被強盜輪奸過的，在家裡偷自家的兄弟，所以，他老子不要他才給我們這位老爺的。聽說老爺這回被參，也就為討了他，上司才說是卑鄙無恥，他到了陝西，還定見要稱太太，他說他是官府小姐，家裡太太是個鄉下人，見了他還應該尊敬他呢！」這位太太聽了大怒，夜裡在這史五桂身上又掐又揷，吩咐他道：「我明天可要打他一個下馬威，你可不准哼一哼。」這史五桂敢不惟命是聽。第二天，這位杜氏太太起來坐在堂屋中間，手裡拿了一根驢鞭子叫這靜姐兒出來，叫他把上下衣服脫下，靜姐兒延挨了一刻，這太太就是兩鞭子，靜姐兒只好把上身衣服脫去，旁邊還有許多做工的看著，那下身衣服怎好意思脫？這太太又是幾鞭子，靜姐兒只好把褲子也褪了下來，當著人赤身露體的，這太太喝他跪著，靜姐兒只得跪下，這太太道：「你是個千金小姐，我是個鄉下人，我應該尊敬你，我今天尊敬樣子給你看看。」

說著又是幾鞭子，這靜姐兒只是哭，也不敢說一句，這太太又道：「老爺的功名，是我爹爹好容易替他保舉的，今兒卻送在你手裡，你這個被強盜輪奸、偷兄弟的晦氣星，不打除不了晦氣，我卻沒有力氣來打你這賤肉。」就叫旁邊做工的上來，把他拉下去，一個揪頭，一個揪腳，一個拿著竹片子像那官府衙門打板子的樣，在那兩條嫩腿上打了一二百下，才放起來。靜姐兒吃了這回

苦，更是低頭服小，就連見著那穿姐兒，都是姊姊長姊姊短的，那穿姐兒高興起來，還叫聲「妹妹」，有的時候就「靜丫頭」、「靜姐兒」隨意的呼來喝去。淘米、洗菜、提水、推磨都得要夾在那些長工裡頭去做，那些年輕做工的有時還要拿他開心，他也不敢違拗。這史五桂討他的時候，本是為貪圖他老翁的庇蔭，覬覦他老翁的家私起見，現在自己罷官，無從望他庇蔭，那分家私又被人家全盤端去，在他身上也就無甚愛戀，又為這雌老虎所制，到家一二年竟沒進過他的房。聽說後來史五桂不久死了。又遇著荒年，家裡田房都賣了出去，這位杜氏太太竟自己做了老鴿，叫這穿姐兒靜姐兒抱著弦子，做那道兒上客店裡的夜度娘。究竟這話確是不確，他那位臬台老翁既不去追問，做書的又何必替他根究呢。

再說任天然會見賈端甫的時候，說他已經到京兩三個月，這兩三個月裡頭到底他做些甚麼事呢？原來他因為要送兒子任達進大興縣的學堂，須趕暑假內辦。這喜事吉期揀的是六月初二，先已有信同他內弟和養田約定，所以五月半後就帶著任達趕到京裡，住在他哥哥住的較場四條衚衕宅子裡。見了他哥哥雖然覺得蒼老了些，精神卻甚康健當過一次琉璃窯的差使，管過一次印結京官，有這光景也還能過得去。大的姪兒任運，已進了順天府的高等學堂，二的姪兒任遴，在直隸武備學堂，程度也說很好。他哥哥又納了一個妾叫做順娘，也生了三四個姪兒，都還小呢。任運、任遴都已完姻，各舉一孫，也皆呀呀欲語。弟兄久別，相見益歡，彼此宦途尚順，後起皆佳，尤覺快意。那和養田新近已傳補御史，任天然帶著兒子去拜見，又見了舅嫂，幾個內姪，也都見了，只有那愛卿小姐躲著不肯出來，也不好勉強他。不多兩天，就是任達的喜期，贅姻之夕，新郎新婦都是幼年相識，自然歡愛逾常。暑假期滿任達就進了大興縣的中學堂。

任天然把兒子的事體辦妥，自然要料理他自己的功名，他那送部行見的明保，還是知縣任上認得的同吏，同部選司掌印的商量商量，說是可以在道員上開列召見下來一樣有恩典的。

他那位保舉老師梁培帥在軍機見了幾面，也說：「你引了見，我總可以招呼招呼，你做官本不錯，現在正是國家需才的時候，那薦賢為國是我們應做的事。就是范星圃他開了這麼一個岔兒，他做官可真好，真才有才幹，我聽見他要進京，我很喜歡，正想著替他籌畫籌畫，那曉得他竟故了，真是可惜。」任天然又去見了那幾位軍機，照例送了些土儀，也都收了。他三班分發捐免保舉的銀子，已都托票號貸繳，只有省份還沒有想定。

這兩個月裡頭，有同他說某內監現正掌權，某人同他很熟，可以托他引見引見，只要得了存記，稍為點綴點綴，不久准可放缺的。有的同他說，某中堂的一個心腹，是我的至好，只要去運動，那是十拿九穩的，比那無稽之談較為冠冕。你看，前回某人某人已有了明效大驗麼。這說話的幾位，都是關切至愛，很有面子的人，並非木鏡可比。任天然聽了頗為官興勃勃，有個得時則駕之思。那天睡在牀上盤算盤算，哪一省好呢？江西我不願再去，湖北那位制台也難共事，湖南福建局面皆小，陝甘雲貴路途太遠，兩廣匪患充斥那不必說，四川鐵路未成，水陸兩路皆險，還是江浙兩省好些。但是江蘇人數太多，浙江道班優差甚少，若不放缺，亦無生發卻怎麼好呢？想著想著，朦朧間像是召見，兩聖垂問，他竟直抒胸臆，痛陳利弊，詳說補救時局之方，上頭大為嘉許，下來說放了缺，好像到了任不久就傳臬開藩，竟做到撫台了。似乎是在江西，又像是在山東，他把生平要做的事，都一一施行，真個是學校昌期，兵戎壯盛，財源通暢，民物安舒，頗有得志愉快之意。見那各種報上，都是稱頌他的功德居多，卻靈心愛才，廣開言路，不拘甚麼人的條陳信札都要細細親閱的。有一天，接到一封海外來的信，是幾個新黨，說他「一切措施合公理，既具此等學識，又處此等地位，何不高舉義旗，席捲天下，使我黃農苗裔收回久失之金甌，永享和平之幸，幸公如有意，某等當厲兵秣馬相隨。」他想這是滅族敗家的事體，如何做得？這些新黨潛蹤島嶼，拿是拿不到的，若動了他反要多事，不如付之丙叮又一天，又接到一封信，說是「中丞受國家恩遇，自然無違背朝廷的道理，但是，立憲為五最平和的改體，中丞身秉鈞衡，上邀寵眷，又能同激新理，確有設施，可上格宸聰，成此美舉，以慰五大洲志士之望。」他想，這也是做不到的事，只好擱置高閣。又一天，接到一信說是「中丞到任，中外仰望風彩，以為必可大抒抱負，使我四萬萬同胞，同享自由之樂，永涂壓制之災。乃年餘以來，但見中丞為中朝籌賦斂為強虜，急供張教，士子成奴隸之材，代專制諸爪牙之選，然則中丞係涼血，部中一種變相之物與庸庸瑣瑣者，何所區別？殊失眾人之望，殆亦非中丞本心，倘以勢有為難志無可展，則當去位避賢，胡竟戀戀林豆耶。」

他省了這信，心中又愧又惱，卻又接到一個電報，是某國兵官要到省城練兵，並要他把這些全省釐稅悉數交讓與他管理，說是已同外務部說明的。他想，這事怎麼好叫我去做？那某某兩公棄地偷生，我可沒有這個面目見自己人呢，正在躊躇焦急，忽然耳邊聽見一個人喊道：「這是甚麼時候，你還在這裡酣睡。」他嚇了一跳，睜眼一看，紅日當窗卻是那位內兄和養田來，約他去游陶然亭了。他坐起愣了一愣那裡放甚麼缺，做甚麼撫台，真是黃粱美夢。也就洗了臉穿了衣服，陪了他內兄去逛了一天。到晚上靜坐細想，我此次引見不過是想放缺升官，假如如同那天夢境一樣，也算如願以償，亦復有何趣味，況近時的官場真有如那一位督府奏折裡所說的：兩人之言，或毀而或譽；一人之身，或賢而或否，榮枯未可預知。我今年已四十外的人了，何苦為那兩字虛榮誤我三十年清福，那一片趨炎附勢的心思不覺泯然冰釋。請諸位留心看看這任天然，到底引見不引見罷。